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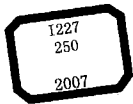
SPECIAL ISSUE
OF ROUGANG
POETRY PRIZE
Special Issue
Of Rougang
Poetry Prize

采刚诗歌奖
专号 (1992-2006)

SPECIAL ISSUE
OF ROUGANG
POETRY PRIZE
Special Issue
Of Rougang
Poetry Prize

诗歌与人[®]
POETRY AND PEOPLE

黄礼孩 主编
2007·1 总第14期



站在诗歌这一边

Zhan Zai Shi Ge Zhe Yi Bian

对于汉语诗歌来说，1992年是一个有意义的日子。这一年诗人柔刚先生独资设立了“柔刚诗歌奖”。十五年过去了，这纷繁的人间发生过多少事，没有人知道，而“柔刚诗歌奖”却在时间里赢得了生机，赢得了民间诗歌的尊严。

柔刚先生作为一个诗人写过不少优秀的诗歌，事实上他还是一个诗译家，出版过译作《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我相信他的身上一定流动着诗歌的血液，没有对诗歌狂热的理想，一个人是很难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坚持一项与物质无关的事业。

诗歌是一个门槛，有些人不断接近，又不断离开，而柔刚先生还在那里，与诗歌坚定地站在一起。每念及柔刚先生在十五年里的坚持，内心就多了前行的勇气。我愿意把“柔刚诗歌奖”的十五年视为汉语现代诗的一个小缩影，一个诗歌的场，一个小历史的火花，它是民间的火种，它有着纯净的光芒。

记得崔卫平说过一句“生活中有些低矮的内容——像灌木丛的那些——是不能用来兑换的。”在诗歌界，没有人比柔刚先生更低调了，他在面对“柔刚诗歌奖”时，总是让自己更低矮一些，他以设立诗歌奖的方式和自己的姿势伏下身来，面向诗歌的土地。他的低调，他的信任、公正、不干预，让“柔刚诗歌奖”凸现出独立的品质。

《诗歌与人》作为一个民刊，她站在民间这一边，愿意与“柔刚诗歌奖”一起去为诗歌做点什么。很荣幸，《诗歌与人》承办了第十五届“柔刚诗歌奖”并出版了第一届以来的诗歌专号。

诗人朵渔在本届受奖词中提到尼采的一句话：一个好作家，不仅有他自己的精神，而且还有他朋友们的精神。我想，这也是《诗歌与人》出版这个专号的想法了。

2007.1.25 广州

Contents

3

1992年 第一届	游 刃	001
1993年 第二届	周伦佑	010
1994年 第三届	彭一田	020
1995年 第四届	安 琪	035
1996年 第五届	(主奖空缺)	
1997年 第六届	庞 培	047
1998年 第七届	庞余亮	055
1999年 第八届	(主奖空缺)	
2000年 第九届	杨 键	069
2001年 第十届	孙 磊	084
2002年 第十一届	宇 向	077
2003年 第十二届	胡绪冬	089
2004年 第十三届	曹五木 格 式	085 090
2005年 第十四届	姚 风	105
2006年 第十五届	朵 渔	111

SPECIAL ISSUE OF ROUGANG
POETRY PRIZE

柔 刚 诗 歌 奖

第 1 届

年度奖获得者 游 刃

入围奖获得者 萧春雷 戈 麦
阿 吉 张文质

第一届柔刚诗歌年奖·游刃

授奖辞

二十世纪临近终结。所有的人似乎都在冥明的疑惧中感受着那近在咫尺的整整二十个世纪的历史天体的缓缓后退。然而恰恰在二十世纪并且由于二十世纪，这一过程或许更有充分的理由被描述为人类自身的倒退的悲痛景象。因为偏离了那个无名的、然而确定的宇宙中心，人将自身推到一种狂妄心态和与之相称的卑微境遇中去，在庞大的物质力量及其幻变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浊流中受难与沉沦。良知、理性、爱心……反而被指控为须在野蛮的逻辑之下受审的令人生疑的存在。

于是，人的自觉不能不是漫长的孤寂生涯。一个人竟是因着对人类的无边的关怀、因着对宇宙的无限的祈望而注定了他在人群中的孤独。游刃的诗作就是这样一位孤独者的精神漫步。在以《岁末》、《损伤》、《离开》、《花王》……为题的一批近作中，这位僻居孤处的青年诗人以纯净透澈的语言呈现了当代人的终极眷注的一种忧伤面容、一种温和气质。在旋律的徐徐环流中、在意象的缓缓展开中，人们不难触及温润的生机、悲悯的情怀。这种风格似乎同华族艺术所特秉的中和气质作着遥遥的应和及承接。这当然不仅仅是对民族血脉的审美认同，而更彰显着华族生命与存在本原的价值关联。

基于上述理由，今天，在这里，我们将籍籍无闻的民间性质的首届“柔刚诗歌奖”授予游刃先生。

我们衷心祝贺这位青年诗人迄今获得的艺术成就。

我们有理由预祝他在今后的勤勉进取中为自己、为诗歌、为美和爱的女神争得更高的荣耀。

首届“柔刚诗歌年奖”评委会

·执笔 王欣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于福州

第一届柔刚诗歌年奖

获奖辞

游 刃

成为这个诗歌奖的获得者我感到十分荣幸！感谢柔刚先生，评委以及所有关心我的人们！

我生活在闽东山区一个落后偏远的小城，在那里我能感到现代文明触须的摧毁力，是它使小城的意义愈加混淆不清。生活已被酒馆、舞厅和麻将桌分割得七零八落。我不知道我是否正生活在一个普遍地堕落到庸常生活的年代，但我们亲历着沉重的物质带给我们的下滑与迷失。如果我们还能为自己做些更好的什么，我相信，诗歌绝不是为我们这种庸常生活所进行的辩解。



我同样不知道我还能否坚持与对抗，倘若活着的每个人都别无选择，我想我能够为诗歌做到的就是实实在在地维护它应有的尊严，尽管我知道自己清贫，有时乃至软弱无力。因为对于我们，诗歌是一种确认，从平凡的生活里提升和发现高尚与真实，事实上它正如佩斯所说的“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手段”，它承载与披庸庸碌碌和琐屑遮蔽的人类最初也是最终的梦想。凭着我们在不懈的努力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产出对神性精神生命的敬仰与向往，无疑，诗歌使我们在现实的侵袭与浸润中拥有了一种超拔和分裂的能力。

日暮时分，我常眺望那迷蒙的远山，苍茫中我总是被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涌动所震撼，坦率而质朴的大地是我们以虚静、澄澈的心智与浮躁、浑浊的现实相对峙的依托，在大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年头，诗歌提醒了我们的漂泊和家园。帕斯捷尔纳克在一首诗里说到：“怀着复杂的/全部痛楚，从地面上托起/星光和黑夜。”在搏击苦难与注视自身的重重浇筑中，我们怀揣痛切的泪水渴望飞翔也渴望栖憩。

当然，生活对于我以及更多的人来说，最终仍是平凡的，生活不得不让人承受这一切平凡。但如果我们因此藐视了所有高蹈的精神而放弃来自它的怜悯与拯救，这绝不是因为它不符合时尚，更不是因为它脆弱，而恰是因为害怕它对我们小心维护的内心壁垒的互解与摧毁。

在文字无限变幻的序列里，人们找到了家园、光明、死亡和自由。诗歌首先是一代人心灵的历史见证，并构成历史的精密纪元。在种种的丑恶与浮华中，诗歌以它的纯洁和深邃让我们沐浴了它的濯洗。每次我从肤浅的阅读之后离开那些大师，我便问自己还能向谁诉说对命运的理解。诗歌是永远宽厚温和的，在我活着的这些年头它始终用祥和爱怜的目光宁静地注视着我，在我心灵蒙难的时候，于暗中庇护了我。

在我进展缓慢而且静默沉重的写作中，我总心怀感激，我相信诗歌会为我保存些什么的，就像它曾经支撑过我什么一样。

谢谢大家！

1992年12月27日

柔刚诗歌奖·游 刃

【003】

岁末

一个眺望的人已经站到一年的边缘
这最后的守候，一根绷紧的弦正穿过
时间的通道。眺望的人渐渐倦怠

那深沉的河，每个流过的地方
都放置着命运的礼物：爱情也好，苦难
也好，眺望的人啊，你要小心收藏

为什么一个童话不会比此刻的你持久而
美丽？你明净的眼睛期待着天使
期待着新年祝福来自空中无限的花园

损伤

红玫瑰的最深处，春天寂寞的心脏
今天会怎样搏动
两个人以爱情把她的香骨吹入山川
其中的一个现在正心意沉沉

我看见这双摘花的手
轻易攫住梦境中最精彩也最脆弱的部位
惟一的花瓣，经过谁的长侧流到
冬天，以再度的献身返回泥土

在如此无边的寂静之上，我俯下身子
想到世上所有的好人都应生活在单纯的
福气里。我的被泪水潮润的诗行
请用它们供养这些损伤的花朵

离开

我知道有人在这样的初冬之夜问自己：
如何才能使途程更加漫长？
也许一个人要离开就永远离开，
直到不能离开，使自己再不能精心安排什么。

这样，我可能反转方向，
那触及到的迷惘，我所不敢直视的
牵系，在疲惫中充满妄想，
在启程的一刹那，出现了久久的徘徊。

但是，有一种空寂的清澈使我歇息着，
我看清谁在播洒这低低的影子，
代表昨天，可光明依然升起，
那点幸福，我仿佛看见最美好的自己！

我不知道在我的前面还有多少
这样耀眼的碎片，它的闪烁
让我无法辨清自己，我甚至不敢想：
今后会是什么样的日子。
在最后的火焰到来之前，所有的道路
在夜晚的歌唱中入睡，我如何才能
优美地离开？这个问题只有在此刻才会想到，
可是，已没有人能够回答它。

孕育

像我听到过的那些尘世常说的
漆黑中打开一本书。有多少欢乐
能燃尽两个人，照见这本书上的一行文字：

秘密的花朵，以芳香维持自己

越过自身的呼吸，我听见那真正的
精灵消失于鼻息，被怀入腹中
我能够对谁说：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仍留在
外面，如星辰和众神
马蹄和蝴蝶，一直传到心里的声音
那落花的声音，佳人身影消失的声音

只是现在烟笼水凉，稍远些的火
把一层薄雪照亮，像第一次的杜鹃花
加深了我的遥想。树叶上密集的光
安排好我期待中植花的位置

寒冷中生出寒冷，它扰乱了山谷间的风
阳光在其中迈开步子，轻轻的
脚印，像我走来的一瞬
我感到二重的绿荫已压上我的额际

寒 霜

水晶里的身体，谁反复走动
寂然的身影能照见秋天的镜子。想当时
人面映着桃花
离冬日的一场细雪那般遥远
这之间谁内里的嗓音把天能历遍的
世事布在空中，听到的人啊
他们深夜痛哭，黎明时有多少泪花
把草淹没，把一生想尽

又是谁抱病寻水，额头覆向结冰的
河湾。倒映的天色消隐了
高高的忧伤，近啊，如此之近
水晶里被粉碎的身体是深夜的寒霜

音 乐

在花蕊里哭累的雪香，细细的美丽的
饮凉，让我摸不到今夜音乐的门
那爱情主题中的一节，让我止步在无限中

一片苦心，流淌的水从那里逃开
穿过冬日午后的宁静，通过长笛把我，
引入火焰微弱的注视里

这音乐的细雨袭击了我的肩膀
惟一的弱音，覆盖着一生的忧伤宛如没有
覆盖。这时，轻风正掠过琴键

高高的光芒，在我的聆听里
将要回到花蕊中去。馨香遍及整个黑暗
黎明，是慢慢舞蹈出自己的身体之外

亲爱的小孩

在星空的王位之上，亲爱的小孩
该怎样与你交谈？一个忧伤而遥远的地方
被你的四肢开放出来。你的眼睛
你甜甜的笑，你反复宽恕我

亲爱的小孩，物质完美的闪烁
你还要在我的心里作梦，让我带回
那些一生的经典和方向。你像是我的伤口
更像是我惟一的流水
冬天，亲爱的小孩被白雪融化
我学会了怀念，看见他在虚构的枝头上

留下印痕，在我的吻里流动
在不存在的花园中到处散布芳香

黄昏八行

像往常一样生活，愉快的草叶
渡过白天的河，什么时候，我最后一次
看到自己的身影，那飘零的
纤弱的、有些绿意的身影渡过白天的河

那不是一样放逐。接受我的黄昏啊
我和你一样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我的骨和肉，我的心血
没有光线，她们也能够找到上岸的路径

流逝

——纪念冬日在祖父床上的沉醉

在流逝的米酒之上的祖父。啜饮中
把冬天的消息传到我的血液
与故乡同在的老人相继被
催入旧梦，祖父的手已举不到疼痛的地方
就像我陷在醉意里的身子转动于无奈

多年以前，祖父沉郁的前额就浮现在
我啜饮的核心。一生的大部分时光
像一把细沙散在天涯。我感到：
在回家的路上，歌声是否太浮？
一年中最美的别离是否被死亡紧紧握住？

遥想

在冬天那条漫长的小道上，我看见

遥远的梦幻的春色
而所有身体里的光，都来自一个小小的斑点
未出生的事物，她在我的笼罩中从我的
脚底开始生长。我的无知
我的快乐，我在楼道摸索过的每一个夜晚

这是怎样的一种期待：是诞生，不是降临
在不断的涌现中，我久久渴望
心潮动荡不安，使自己目盲
对最近的闪烁与映照视而不见

其实这不过是一次很平常的孕育
我会思索，却学不会享受好心肠的慈爱
在众多的注视者面前沉默
这滋养着的黑暗在滋养中消失

鱼仙（外五首）

谁拒绝我这一生，在我说过的话里
转头看我。而我想到：在黯淡的水上
太多的类死于类。幻想的夜晚
我久久无言，为什么不能问诸神

这沉沦的脸孔在水的最底层打开
在大堂的相反方向上，谁怎样爱上我
就怎样失去我。这沉沦
不可言说，这沉沦不能再沉沦

现在，在无底的巨大的水中
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充满漂浮的云彩
我苦思冥想：是谁还会如此纯洁
如此善良，一滴黑水就能玷污她

我感到有什么正向我靠近，似水声

似无边的风。西斜的光线
推满月色的手指指引了众多的河流
让我一觉醒来还在梦中

白 莲

多希望我能听到一朵白莲的喃喃自语
它小心的行走 一直停留在午夜
一场太小的风，在黑暗中
并没有过多的混乱，可是，这拜访
秋天的道路，已看不到它的足迹
也许是太过小心，使自己
脆弱，消失在我内心的阴影中

我感到今夜钢琴中的白莲
她的风采，她与美平行的面容要更加
冷些，那手上的宝石，闪射一个女人
关于冬天的回忆
仿佛学阿里的天堂，它不能解释
一朵白莲的话语都藏下了什么

当天鹅的脖子在黎明时渐渐黯淡下来
我与一朵白莲的距离不能用
歌声表达。在阿纳
我看到天光的倒影，那准备好的
安谧超出了昨夜的想法
是谁因爱情而落的长发
我听见它们的声音，并且感到
它们正亲切地流到白莲的身边

深 山

深山太深，宛如我的脑海，许多时候

以为自己是在吟叹在茫茫黑夜里。
我想起当年的女诗人，她曾经歌咏：
“我也在那些逐渐隐灭的眸子下头晕眼花。”

这声音在持续中传得很远
像一个行人被一条小路打败。而我
必定在今夜梦见零落的度园
对所有敞开的门不知所措

我在远处，不能把迷藏献给一群孩子
山下是菊的故乡，布满秋天
最美的香气。我感到眺望的另一面
是谁把一首歌谣唱得那么亲切

无法打开的最后一枚坚果，仍残留在
我黑暗的身体里。如果有人问说：
这时刻最近宜沉思，那我内在的疼痛
还必须忍受多久，使自己进入角色

就是这样一种怀抱，不易到达的深山
曾停留过鲜花，而常被人提起的是道路
我重忆最初的爱，让自己抬头承受阳光
无论行止，总是想倾听些什么

冬夜声音

有多少不能轻易说出的柔情，经过那里
辽阔的耳朵，现在又传回
听这样的声音，处处将怜惜倾诉
该是在空落的仓库中藏下寒冷的树枝

黑暗中，那睡眠的打击是否很慢
整个夜空，只有北风十分清醒
它的呼唤像坎坷的歌者

用苍老的声音问：为什么敢收难眠？

而我感到春天已关注这一刻
听到更多的东西，我被带入大地的远处
燕子不止是我，冬天也让人心疼
谁还能说今夜太静、容易疲惫

金黄的茅草地

太大的沉睡被我说出
那梦寐里一只手敲打石头的声音传到尽头
一个人的际遇，有多少次流泪
看到这金黄的茅草地

在不倦的时光里，我要回来
那骑马者的身影在空白中匆匆而过
却比空白真实
当草屑在风中飘舞，我更能看清
阳光中的旷野在缓缓上升
这火焰之前的茅草地，它引导了我身体中
珍藏的重量，一如雨季的阴气
从我的头顶投入黑暗

我想，一个动人的日子正从深秋消逝
而我要回来，我不是能从一个文字中
完成等待的人，在分离里
我记住这金黄的茅草地，在关键的地方
闪光，在时间中成为谎言
那么，内心还是多么虚假
这是我说不出的一点。它终究不能挡住
冬季的燃烧，在这沉默的，无边的
金黄的茅草地

冥想（之一）

那些不着衣裳的石头像鸟一样
飞走了，在沙子的故乡鸟也如此
那低沉的面容宛如黑色的音乐
不流泪也不原谅我的盼望

我想起我曾经为之俯身的书籍如今
散在乡间破旧的本柜里
想象过于浪漫反而不能飞翔
披上青苔，虫子吃光了她香甜的梦

这样长的空白只安排在一枚石子
落地的瞬间，仿佛我是一个喜爱在
阳光下走动的人
容易被空气中小小的风暴击伤

脆弱、轻浅，我漫游的四周
已经被诗篇中的听人击曲，又一度
被掀开。可在那辽阔的上空
每一颗星都挂满衣裳

哦，那些有福的人脱下了衣裳
把自己遗忘在无限里
当我放眼望去，我喜爱的那个网子
仍保留着当年的虚幻，不真实

冥想（之二）

身体中被花朵睡过的地方
一年里有一天也会开出另一些花朵

诗歌与人
【008】

四周那么黑，站在篱笆上的人
只能打开树叶眺望最远的地方

这来自我身体内部最深处的少女
说一遍后请再说一遍：

绿肥红瘦的时候我要出嫁
把自己还给手握铁锹眼望他乡的园丁

我们原不一样，那些开在
花朵里的花就像吹不灭的蜡烛
在夜晚越过干净的黑暗
在火的边缘看到两个人再度相遇

我记住一种相爱，在草上沦为
极度的美，惊吓了自己的身体
花园的对面，少女真的醒了过来
仿佛一道光通过我的伤口

在同样的露水之下
我斜纹的春天的衣衫正被修剪
那小小的花蕊把我迷住
唱出的歌这时正好返回原来的地方

SPECIAL ISSUE OF ROUGANG
POETRY PRIZE

柔 刚 诗 歌 奖

第 2 届

年度奖获得者 周伦佑

入围奖获得者 梁晓明 蔡恒平
庞 培 程勇军

第二届柔刚诗歌年奖·周伦佑

授奖辞

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

80年代末期，中国诗坛继十年的复苏与发展之后，终于等到了她必定要等到的一个极近萧条的时期。任何曾充满挥霍冒险意味或游戏自娱性质的诗歌倾向，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匆匆给自己圈上一个句号。人们都在翘首以待诗坛上下一个句子的出现。

但自70年代末兴起的“朦胧诗”运动仍以其极大的惯性方式影响和作用于中国诗坛，为抵抗由这一运动所衍生出的诸多繁杂枝蔓的羁绊。一批诗人相继踏上试验式的道路，竖起了“先锋”的旗号。而周伦佑可以说是这批“先锋”中的佼佼者，他提前为自己的试验拿出了一批可以不再需要“试验”的报告，这就是今天摆在众评委面前的组诗《刀锋》。这组力作既标志着周伦佑诗作的进一步成熟，也预示着诗人未来较为深远的前程走向。

《刀锋》组诗，以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准确体现了一代人的心理承载状态，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转而将目光投注于现实，这是对中国自五四以来新诗传统的某种意义上接近，这是现代诗对当代性的一次十分果断而杰出的实入。

从这组诗歌中，我们不难在一些诗句中看出其语言中仍存有的某种试验性痕迹；但诗人生命与诗歌语言的不可分离性已呈现出可喜势头。可以说诗人已基本寻找出属于他自身生命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一方式带有相当浓厚的本土意味，这使周伦佑的诗作迅速摆脱试验阶级，从而区别于泛滥诗坛已久的那些苍白、造作、犬儒主义的平庸之作，展示出他的独特性、重要性和日益趋近的成熟。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今天我们在这里，将1993年度柔刚诗歌年奖，授予周伦佑先生，谨以此表达本届评委会对周伦佑先生的敬意。谢谢大家！

第二届柔刚诗歌年奖评委会

执笔：季弗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二届柔刚诗歌年奖

获奖辞

周伦佑

尊敬的柔刚先生、尊敬的各位评委，各位朋友。我们是因诗歌而在这里相聚的，请允许我从诗歌谈起。

诗歌一般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依据的。当这面镜子被打碎，不再是可以信赖的东西时，一些人便会拾起破镜的碎片，努力使之恢复完整。于是便有了献身艺术，复兴诗歌之类的说法和行为。在一个真正的诗人看来，诗和生命从来就是一回事。当我们说坚守诗歌时，其实我们是在坚守我们自己；当我们说拯救诗歌时，其实我们是在拯救我们自己，而我们所说的重建诗歌精神，其实就是重建在商品与金属的双重压力下正分崩离析的我们自己生存的依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站在这里接受“柔刚诗歌奖”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体现了艺术对艺术的承认，精神对精神的肯定，中国先锋诗歌的自我确认！根据词源学的考察，“象征”原指古代恋人分手时将一块信物从中分成两半，各人手执一块，以便相逢时重合。它代表人类对完整生活、圆满幸福的期待。我是握着一件信物，一块破

镜的碎片到这里来的，我看到柔刚先生的手里也有这样一块破镜的碎片在闪光，我看到各位评委和朋友们的手里也都有一块破镜的碎片在闪光，我们都是握有信物而期待着圆满生活的人。我们手握同一面镜子的碎片走到一起；在这里，在此刻，我看见那一面破碎的镜子突然间恢复了完整，并以它清澈的光辉，照亮了这座大厅，照亮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照亮了中国诗歌的天空！

而这也正是“柔刚诗歌奖”的至高意义。

柔刚先生是作为我国第一个比较全面地翻译介绍西方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青年翻译家而为我熟悉的。他设立诗歌奖的行为更是一首伟大的生命诗篇，必将与中国现代诗全面复兴的努力一齐载入当代文学史册，这是可以肯定的。

此刻，我看到一朵向日葵——不，是十二朵向日葵在向我痛苦的微笑。我想起那位伟大的荷兰画家梵高，在他死去一百多年以后，他的向日葵仍以炽热的光芒温暖着我们。而他生前的孤独痛苦、寂寞、误解早已被人忘记了。我由此更加确信：只要我们坚持着，只要我们手中握有的信物（哪怕只是一块破镜的碎片）不丢失，人类便决不会失去最后的希望。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于福州



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

皮肤在臆想中被利刀割破
血流了一地。很浓的血
使你的呼吸充满腥昧
冷冷的玩味伤口的经过
手指在刀锋上抚了又抚
终于没有勇气让自己更深一些
现在还不是谈论死的时候
死很简单，活着需要更多的粮食
空气和水，女人的性感部位
肉欲的精神把你挖得更深
但活得耿直是另一回事
以生命做抵押，使暴力失去耐心

让刀更深一些。从看他人流血
到自己流血，体验转换的过程
施暴的手不比受难的手轻松
在尖锐的意念中打开你的皮肤
看刀锋契入，一点红色从肉里渗出
激发众多的感想

这是你的第一滴血
遵循句法转换的原则
不再有观众。用主观的肉本
与钢铁对抗，或被钢铁推倒
一片天空压过头顶
广大的伤痛消失
世界在你之后继续干净

刀锋在滴血。从左手到右手
你体会牺牲时尝试了屠杀
臆想的死使你的两眼充满杀机

永远的伤口

这样惨重的时刻不会忘记
持续的疼痛使我坐立不安
穿过鸟的废墟静止在水上
从舌尖开始直到指甲发痒
最深的颜色下面是另一种美
另一种金属的沉默
锋 利 无 比
永远的伤口是一滴血
深入，广大，没有任何目的
死者名字在伤口外悄然站立
伤口感染使更多的人忧心如焚
一只老虎的影响色彩斑斓
这是厌食的根源。我们在风中
独自流汗，或者闭目养神

(用铁，用最野蛮的方式消灭
总不见愈合，天晴时发烧
天阴时更加惨痛难忍)

其实我并不知道伤在何处
什么样的刀插在哪一片天空
只是感到痛
不眠的手从体内伸向体外
使我创伤地活着
用喜悦的心情体会痛苦
在自己的骨头上雕刻不朽的作品

永远的伤口是一种深度
我们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经过伤口，疼痛成为一种物质
沉重地压向四肢

盗贼在梦中现出残酷的裂纹
再没有一个完整的器皿，作为静物
在阳光下雍容的展现
一朵莲花沾满婴儿的血迹

在伤口中，我们全身溃烂
或者闪闪发光，结果都是一样

伤口永远是新鲜的红色
不可回避的金属使我哀痛不减
世界在伤口周围排成不同的文字
把我们举起或摔下，这无关紧要
在伤口中，在一滴血里
我们怀着带伤的心情
坚持着每天的水晶练习

在伤口中，在一滴血里
我们坚持着每天的水晶练习

主题的损失

用一面镜子作为比喻
主题是镜子里不可触及的东西
悬而未决的思想
包涵着许多内容，但难以把握
始终在镜子中含而不露
使亲近的愿望保持新鲜

镜子是一种真实的虚构
假想的黄鸟在比喻中更深
期待某种奇迹被异想喊开
显现，随后步入一幅风景
在音乐中聆听另一种音乐
嘴唇后面的莲花说不清楚

只能在镜子外面：被光明照亮
或永远蒙蔽，这不是镜子的错误

面对镜子便是面对一种形式
把生命搁置起来与死亡对质
灵魂在艰深的平面自我观照
一面盾牌守护一方和平
或者逃遁。让思想慢慢结晶
看肉体腐烂，表情坚定无比

镜子的深度无法猜透
进入镜子便成为黑暗的一部分
诗人一生都在镜子中挣扎
咀嚼微妙变化的天空颜色
寻求钻石的深刻
梦想不朽的青铜性质

(镜子突然起火，意外的火焰
烧焦了一代人的头发
看破镜子，世界分崩离析)

解体的还有最初的意象
一滴血使镜子本身被置疑
把镜子翻转过来
背面并没有更多的事物
脱离比喻镜子不过是一块玻璃
只是一块玻璃。不多于玻璃
也不少于玻璃

玻璃落在地上被阳光击碎
使你一生蒙受重大的损失

石头构图的境况

从来没有深入过的一种情境